

列傳



明監本宋史 卷百十二

趙時賞 趙希

丁黼

高應松 張山翁

宋應龍 褚一正胡拱辰

陳東

呂祖泰

僧真室

孝義

李璘 甄婆兒附

羅居通 黃得兵附

許祚 李琳等

易延慶

朱泰

龐天祐

何保之

姚宗明

支漸

楊慶

蔡定

魏野

劉子薦 黃文政

米立

黃申 鄒淵劉子漫等

歐陽澈

楊宏中

徐道明

徐承珪

齊得一 弟仲容

胡仲堯

董道明

成象

劉斌

侯義

毛安興

沈宣

郭義

林道

鍾季玉

侯高

陳奉 陳子敬附

何時

馬仲

華岳

吳謙之

劉孝忠

李罕澄

陳鏡 畢贊附

郭琮

陳師道 榮怒曼附

樊景溫

王先濟

朱壽昌

仰忻

苟與齡

戚同文

徐復

耿世安

王孝忠

蕭雷能 王士啟趙孟登孟宗

劉士昭

呂祖儉

鄧若水

呂昇 王翰附

邢神留

洪文撫

顧忻 李瓊附

方綱

初暉

常真

申積中

彭瑜

顏翹

萬道

何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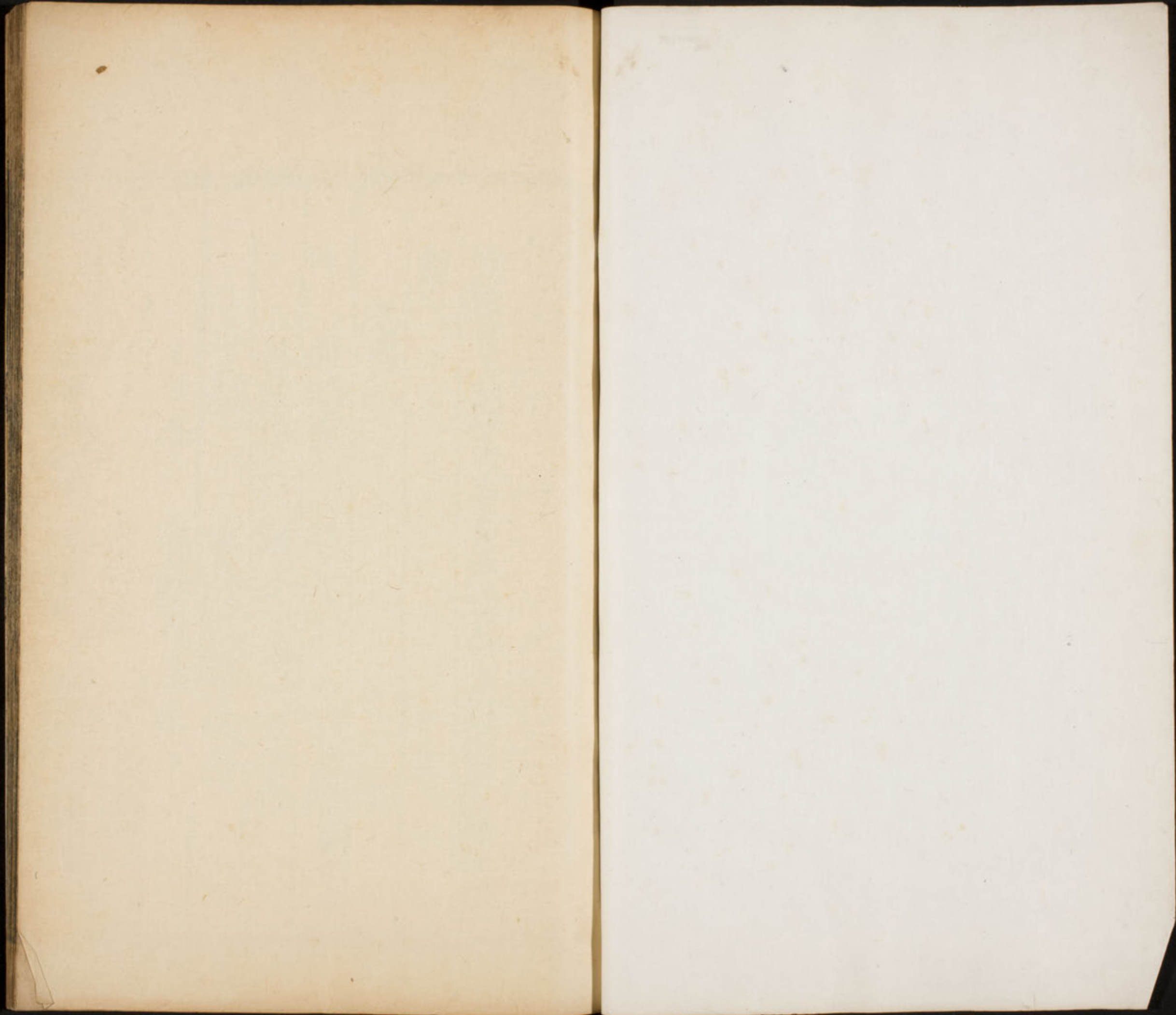
杜誼

郝戡

毛洵

張伯威

李濟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宋史四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前軍右丞相檢校國軍領經會都總管殿學士  
勅修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泊

劉子為黃之政

呂文信

鍾子王

侯

丁黼

米立

侯

王孝忠

高應松

黃

陳奉

蕭

宋

鄧

鄧

鄧

劉

鄧

鄧

鄧

胡拱辰



何時

何時

何時

趙時賞字宗白在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居淳元年擢  
進士第累官知宣州在德縣德祐元年先軍至境時  
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學士尋監從二王  
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  
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士江西  
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滌提兵趨贛州取道石城復寧  
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北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  
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沅之役兵敗走

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  
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  
見係纍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煞廳官爾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官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迂  
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  
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  
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  
希洎內嫻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  
與必向俱被囚辭飾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噐覆諸地



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  
澧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為湘鄉尉以獲盜功調  
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檐黃九者獄成矣子  
薦閱受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楔殺  
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  
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  
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  
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  
官以廉靜著聞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為參議

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騶遣

子薦提兵守城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

入燕子薦取所衣袍燹之詔左右田事急不可為吾

死望壽拜取所衣袍燹之詔左右田事急不可為吾

有以死守或以調子薦進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道

為竟死之有文改者淮人成蜀軍潰閉道走靜江

馬騶與同守城破文被執大詬不承大軍斷其

舌以女剝削之文政舍胡叱叱死不絕聲

官德祐初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嶺與北兵遇



戰死特贈忠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閣職與  
丙子春傳志恩澤內立廟賜額河朔若巡檢張興宗  
亦死之贈志真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  
澤

鍾季主徽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為都大坑  
治屬政如議縣淮東制置使李廷芝薦之遷審計  
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脩出知建昌軍會有  
旨江西和羅季主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  
能辦請于朝如羅得減三之一遷提舉常平未幾改  
守連判官皆不赴以江西和羅連判官疆起之邵大

層以賄敗前似可計護之卒主卒窮於救護以  
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譏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  
治北兵渡江季主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  
者温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  
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為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  
謀報六兵至制置使貴似道調世安提兵在漕水軍  
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滄瀟以三百騎入陳慶  
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  
里及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劄入許堅  
宗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爲漢卒以旌誘招  
之既密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角衝兵散  
黼力戰死之方六兵未至黼先遣妻于南歸自誓死  
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六異及所信任數人六異  
死而復蘇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享平賜額立  
廟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  
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異略江西  
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

吾官御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  
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  
以生爲立乃生擒之入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  
之不屈遂遇害趙文義嘗鄧州都統制更成歸與北  
兵遇方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死武義亦死焉有  
揚善惡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養佐心勝軍端平中  
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及坤等  
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常一子下州文學  
庶等各賜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侯高守道子温州樂清人三貢子鄉兩試轉運司



三百五十六  
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  
侍駕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  
選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  
口田慶城下死之闔室過官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  
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畝所著  
有霜雪集

王孝忠為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揚貴  
叛孝忠率眾迎戰勝之氣百餘戰水軍統制朱信降賊  
孝忠孤軍力不敵死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徽術州教授選判廣德軍召

為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  
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張  
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為荆  
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  
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  
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  
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



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辨明丞相江  
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為政廉謹有治  
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  
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  
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怒俄而吏  
民數百人集于庭疆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  
衆粹踈詬叱曰為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為不聞  
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真中堂翼  
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牽字肇方一字帶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

補承恩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

軍父喪免改荆閩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

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至蘇海道歸杭

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牽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

起兵安仁首拔令幕執安仁令李景景牽里人也景

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牽曰吾天之下莫非王土家

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

怨牽度勢不敢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牽聞於朝

就攝郡事益三郡位牽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

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應郡縣劫掠才千餘人屯



三百九十三  
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示所憐其才勳  
節留之道去後三年復起兵尋賊入嶺廬山中自到  
死所著有鶴心集真詩多謔刺嘗時之士大夫第年  
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  
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  
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  
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  
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  
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旌書曰  
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項不見以

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為諸議官  
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程校孫貴  
胡惟孝尹鼎育李過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  
於園中是時提刑詒護褚一正守縣翁廬州人武舉  
進士習戰高沙被劒竟沒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  
破亦死之

鄒淵字鳳叔吉水人從從求學少慷慨有太志以豪



使鳴從文天祥... 領江西招諭副使... 副使復與國求豐... 副使及求豐... 府分司求豐... 潮州及天祥... 者淵與劉子俊等... 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 開相... 善天祥開督府與國子俊... 詔府討事補宣...

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 保洞源接應郡縣... 亡與鄒鳳同趨潮州... 祥意使大兵不窮... 祥至相遇於途... 子俊

劉泳字淵伯廬陵人... 好奕與泳對奕窮... 教郎督府機宜... 南劍泳收部曲... 會改授太府寺簿...



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  
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大祥死嶺南當時江西  
忠義皆冰所號召冰性沈實而園機晝夜應酬疊疊  
不倦云

孫稟字實庸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拈之後天祥長妹  
婿也天祥起兵檄稟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  
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稟復龍  
泉拒守不下尋為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蕩喜事  
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

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俗  
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  
親黨所執至帥府要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為詩有豪  
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  
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補盜功  
行未奏名授廣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韓官  
蘇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  
略司準備差遣知衛陽縣辟淮東轉制倉江東提點



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見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  
 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  
 閩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甚詳於是  
 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  
 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守德有以服人  
 士視為父兄進止疾徐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  
 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州制置司主管撥置  
 所部夜襲太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繼貨明猶戰渴赴

水死

張栻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登丞相吳潛兄弟門

出入荆閩歷年明習韜略潛兄弟既失廢斥者十餘  
 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  
 叅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亂兵所殺處  
 置使鄒馮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  
 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為多天祥開府南  
 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  
 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為兵以  
 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  
 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疆禦而好



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為荊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丞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明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澆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澆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闔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澆力爭不可志道遂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澆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鎧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



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  
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許自來欲殺之  
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  
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趾患難以出天祥移  
屯潮州許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塲  
許惧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  
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  
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  
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

被執至惠州道復執之北行赴水為吏所拔至建康  
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忠難中扶持  
甚至空坑兵敗以主督府印功升閩門路鈐轄資性  
和厚臨機應變輯移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  
陽移屯與文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  
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  
祥被執臻脫難後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  
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為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  
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在二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  
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公羽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  
尉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遷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  
相傳嘗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傍為肉身皇  
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為神  
乎命鞭之灌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  
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  
分司吉州饗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

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  
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  
軍奄至兵敗別處為僧竄必嶺南賣下自給變姓名  
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以貴雄鄉里  
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閩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  
據下流交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思效甚著空坑兵  
敗復聚其地黃塘結山若不降大軍以重兵襲  
其地皆皆全敬不知所終

劉三昭太和人嘗為劉王與鄉人同謀復太和人縣敗  
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



已因以直躬自證恐其嘗與人謀多不詳苟免有王士  
 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為生還一死都  
 歸談笑問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  
 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六罵耳同時有趙孟聖者合  
 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為金華尉臨其降與從子由鑑  
 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權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  
 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都興福王與為從子  
 曰孟余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在比文虎詰其謀逆  
 孟余詎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  
 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

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便孟余至  
 此都人莫不墮淚既死雷電晝夜者久之

列傳卷一百一十二

宋史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宋史四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徐道明

莫謙之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

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間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



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  
網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  
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纓嫉  
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  
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  
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  
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  
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  
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闡外之事陛  
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

可斥也。可合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言。傳  
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乃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  
震地。有中入出家。變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字議  
昇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為。酒。東。職。是。聶山。詣  
學。後。定。吳。欲。再。講。講。委。補。東。官。賜。第。除。太。學  
。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言。五。上。既。歸  
。後。預。給。高。宗。即。位。五。日。初。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  
。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言。在。伯。彥。不



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護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爲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幸濟善書之指示綱幸  
金陵善書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官以後說爲正  
必速罷濟善書會布未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濟善書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言獨下濟  
善書所府尹孟應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  
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投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  
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  
不敢言已言肯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  
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

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  
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濟善既殺二人明日  
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闕白微示愠色以明非  
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  
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  
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  
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  
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  
初應制條敵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



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倍之方  
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  
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  
之迓天聰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  
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  
書為三巨軸庶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  
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  
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  
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  
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為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

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  
時年三十七許爾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  
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寃其言何以不下政  
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去東澈著  
哀詞澈所著顯然集六卷會稽湖濱既刻之豐城范  
應鈞為古祠學中

馬仲宇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為每調  
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太守意欲成都則受  
翰者涇州令色玩好盡詆而財仲請結宿弊民爭先  
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日當平使青孫侯發行怪問之  
宋史四百一十五



皆應曰今年馬賊受命不歸者必為子朝宗寧  
初范致虛攻程願為邪說下河南府言望學徒伸註  
西京法曹欲依順門以學國賊等來見子及愈衆願  
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順曰窮途方異恐貽子累子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  
必死乎願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  
造忌婦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脣以歸請康初  
孫傳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權監察御  
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  
推戴思唯伸獨不肯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

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  
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  
立賊臣多從史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  
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  
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  
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  
當偽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  
忘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  
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



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  
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  
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  
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  
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  
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  
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  
患遭寇雙脅汗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  
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  
如此則明王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

過而錄功矣今乃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  
據偃寢禁闔若固吾之群心孤疑道路泥瀆謂相公  
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欲令南道為久假不歸之  
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相知覺悟及  
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  
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惕息待期而  
陰結惡讐言必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  
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南以明此心邦  
君得善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延還  
偽赦乃遣馮潔李回等迎康王待王及之等猶謂若



龍德宮寶寶斤寶靈沼魚鰲以資官用仲復慨然引  
義檄之曰古言有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  
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荒而還之君之府藏  
燕遊恣一朝而毀乎爾等過節甚矣力子乃止高宗  
即位仲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窳削  
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  
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誣察吏之賢  
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仲自湖廣將入奏黃潛  
善江伯孝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

觀謝克家乃先奏觀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  
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  
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觀受金人  
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如遠寮不  
報仲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江伯孝以為輔相委  
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更事不當愆當物情遂使  
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今日威威權日削且三鎮未  
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遷都之詔至今變興未能順  
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草對策不如式考也罰金可  
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務孫觀善新重論議小以



掌諾命其黜陟不公如此與兵給張問必言事被逐邵  
成章繼上言遠竄其雍寒言務如此祖宗舊制諫官  
御史有闕御史中丞論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  
預廢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致親舊不過欲為已助  
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慈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  
任重濟善伯多忘之因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  
責以救災拯溺之言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  
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爭鋒於陛  
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  
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疆很自專如此御答使

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濟善伯考別置親  
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

市私恩則多設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

之罪據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

不肯斥逐余岳次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朝在何時邪

臣每念此不如無是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遠罷潛

善臣等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踏入留中明日改

簡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

且置之言言曰米師之施行者臣言委是合坐

誣罔之罪終及待命旬日切謂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恣甚必欲殺之以濮道寇境  
 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仲怡然覆轍而行死道于或曰  
 王淵在濮潛善密被其不利於儲天下事與不識皆  
 寃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仲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  
 誤國寃極於是甚臣奏仲言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  
 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事在皇龍圖閣紹興初  
 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仲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  
 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眾所共知共見不敢  
 以無為有以是為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為一事  
 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諫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

由而明乎仲既遠眎雖有詔命觀無采期君子閔焉  
 責以龍圖猶未幸蓋極勸之與之重加褒獎及其子孫  
 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仲言資紳確學問有原委  
 勇於為義而所韞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  
 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取二秩仲不辨也凡有建  
 明輒削其彙人罕知之居官履與必整衣端坐語中  
 庸一過然後出滄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  
 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篋陽言半之出京已獲家尚  
 留于鄧常稱孔子言君子不志爵祿君子不志喪其



元今日何日... 學於仲仲... 郵報奏... 事狀... 手允坐... 呂祖儉... 州倉... 必欲... 徐始... 已調...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謂生監明  
州倉將二會祖謙卒郵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  
必欲終其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  
徐始終更赴赴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允奏招之祖儉  
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為

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書寫庭瑞薦召除  
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宏周氏死澹欲服伯母  
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伋也  
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  
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愚冒而以下孝令百僚何  
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公曰則事宗即位除  
太府丞時韓侂胄任用事主言李汝論相趙汝愚  
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汝言者所云  
伋言怒曰呂手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綱傳士楊  
簡言上言訟汝愚汝言劾之祖儉乃上劾事曰陛  
宋史四百五十二



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亦事老儒也有  
所論列則亟使之上以爲聖學也亦有所論列亦亟  
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爲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  
孚者今又終於片遂臣志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  
將相視以爲戒辨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且豈  
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者在於得  
罪吾父而在行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  
於論災異然言之而又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  
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聖諫不敢深論給舍  
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國體慮衆間激發而重得

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  
勢以漸竊威權耳比有聞之道路左右者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至手馬輻湊其門如侍權位寵  
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侍門不在公室凡所  
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側目俾長  
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意必得形見臣  
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堪舉自取事及武實  
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必身過計  
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變壽宗社者寢寒也疏既  
上京控待罪有旨曰祖公卿此罔士之憂也



舍人鄧綽劾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言在罪若  
罪當誅實遠已為寬恩會獲論進請官公書元初  
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者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前  
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殺之  
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無為陛下惜  
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  
僖曾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  
出口有請僖曾曰自趙丞相云天下已劫盜今又殺  
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恐興重曷若少移內地侯肯  
亦悟祖儉云盧器以爲趨嶺得旨以送之南遇赦量移

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言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  
坐視耕少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銜憤  
應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  
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  
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嘗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  
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太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萬常之宜與性疏走上尚武



謂學問該洽備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梨  
必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  
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  
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交王深厚曰自  
吾兄之喪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  
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  
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言  
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  
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六勳勞者也  
立偽學之禁遠汝愚之黨必將成陛下之國而陛下

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孺之師躡致寧輒陛下傷  
學之臣若彭龜年等△安石和蘇師且平江之吏又有  
以潛邸而得鉅周均韓氏之廝役必皇右親屬得  
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曰乎師房之親果  
有均乎凡此皆自強之徒自強大布單朝廷一至於此也  
願亟誅侂冑及師△而罷逐自強之徒壽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思中外大駭有旨呂  
祖泰挾私上書詔言狂妄者言連州△壽壽議大夫程  
松與祖泰狎交懼曰人知我素與汝其請預聞乎乃  
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言其言必無教之者今



縱不殺猶當杖黜實遠方畿中侍衛之陳謨亦以為  
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空城以管初學察御史林象言  
偽晉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  
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若為好語誘之曰  
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  
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  
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  
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敗道出澶州  
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能使人迹其所在祖  
泰乃匿襄郢間詭由日謀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

寀特補工州文學以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  
擢臣今擢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  
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尹王柙為具棺斂歸葬  
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  
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  
迎立寧宗子嘉邸以威震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  
右丞相登進者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應會元祐  
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特作監李泳為右正言首



論罷汝愚中丞向汝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  
 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拯爭俱被斥宋中曰  
 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  
 安乎衆莫應獨林冲鋒徐範張徹蔣傳周端朝五人  
 願預其議遂上言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  
 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  
 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仍視正人必欲  
 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入主孤立而  
 社稷危矣黨綱散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  
 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

不忍聞也臣竊見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  
 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  
 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懼呼蒙  
 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者遭斥逐聞者已  
 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  
 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  
 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恹涕泣  
 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  
 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  
 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驟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論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佐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窳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

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

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端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體倍胄諱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端與汪達趙孝補為授戶部架閣儀遷大學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議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於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諸且謂其激矯

卷之四十五



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明有差知武岡軍未受  
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慶及三年改禮部第一終  
刑部侍郎善侍講衛字用叟父任補官有二子與  
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仙傳字象元父居學後  
志願有聞成以不偶死能自右傳

幸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佐曾當國岳上  
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彿四顧若將喪其室家  
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之闕閱籍籍欲語  
復啞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  
月者發掘機之迹星必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部

傳之程蕪於疇昔乃知陛下以有事於北征也侂胄  
以后族之親位居極中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  
籍吏僕妾以腹心實白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覷宗  
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愚之君吾腹心者也朝  
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曰入政府者有以諛佞  
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原自強老不知恥貪不  
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  
知君父此外愚之君吾腹心者也奕奕汝翼諸季之  
貪懦無謀倪僕但見諸郭之管樂無用諸吳之符龍  
專借諸蓋之庸屬不肖皇朝

不與四百五十五



四百一十  
輔之彫瘵宣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廉言與祖商祭  
田俊適之徒皆以一季之才各得把麾享制平日刻  
膏刻血包苴仇冑以致通國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豈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妾入閣魯館之貢  
子為郎富官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以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把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也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宦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宦冑而出於蘇  
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文真以區區之地猶能  
逼我維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  
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  
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  
軍皆控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  
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  
去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



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惟漢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六一初度吳分四神直對臨荆楚始擊裴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攻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善最長客善最短兵必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六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禦其畔盟犯義藉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有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卒以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

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

不收餽糧不豐

刑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

吾帶甲百萬餽

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主

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五中國之外患既已

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

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

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

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陷思之詩恃貴不可倖之相

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

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



迫於身擁出於人僥首侍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  
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討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  
凱則裒臣之首風遮四方以為天下欺軍罔上者之  
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  
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未為不盡之  
民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賤建寧園土中郡守溥伯  
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遣守李大異  
復寘獄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齎  
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  
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

### 音叔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為文音若氣  
骨昂曠歎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為布衣積甚將殺縣  
令起于訶之夜到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  
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  
歸責其僕以皆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此  
何等事而使我為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  
刃賊中道聞曠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以若水對策極論  
其姦請罷之吏命賢相否則必為宗社憂考官賞之



宋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論在尹使逆旅  
主人幾其出入將實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  
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  
旻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  
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  
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  
幸於湖州殺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奪乎  
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  
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諛陛

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  
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  
行無以天慰天下之望昔日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  
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  
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  
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  
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  
明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  
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  
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



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之則內外相為一體  
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口腹月削始有人臣之所  
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回其位保其身有不  
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  
本為孝其鷹犬也馮樹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  
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曰嘗有陛下之意行  
至其間我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  
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  
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  
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疏民

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少土地非加廣勢乃非特盛也  
賈濂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  
自陛下即位及敢徭疆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  
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  
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  
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  
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  
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  
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  
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  
 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首奏  
 數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計此其心豈  
 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  
 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  
 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  
 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宰吏於所  
 親潘允恭允恭表知若水好危言諭事吏使編錄之  
 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  
 又與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閣門舍人問曰

今日有論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  
 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  
 怏怏而退自知不為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  
 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  
 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者六招因西歸蜀居山中  
 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決鬪擊其首流血被面亦  
 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則不為主  
 六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  
 之有一子智方絕人禁山此若以兵捍衛鄉井若破與  
 家遇室口



僧真實代州人為三臺山僧正學佛能死坐禪  
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著資陰  
緜真實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  
之力不敵寺舍盡焚皆下令生致真實至則抗詞無  
撓首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駟誘勸百方終不顧  
且曰五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  
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  
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黃  
安僧亦起兵與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守  
復為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德祐元年  
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  
安出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  
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廼  
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煇香  
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  
動遂死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宋史列傳卷二百十五  
宋史四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前中書君丞相葛倫賢領選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列傳卷第二百十五

宋史四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前中書君丞相葛倫賢領選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孝義

李璘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羅居通

黃德興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許祚

胡仲堯

陳兢

洪文煥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顧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温



祁驥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李祚等江白

裘承詢

孫濟等常真 子晏玉金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戴

文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臺亭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籌等楊慶

陳宗

雜義

申世寧

苟與齡

二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

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與孝

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



又有京北鄜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  
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隣人張  
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為  
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  
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  
為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為。特方寒  
食。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  
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  
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馬。來子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二

十口。同其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

崇善鄉。緝俗里。亦連理瓜。殊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

元年。詔改鄉名義威里。名和順。承珪嘗為晉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

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

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效得錢。以葬富家。

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後養父兩日。失明。孝忠為舐之。

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菩薩像前。割股肉。

注油。剗中。然燈。一晝夜。剗鈎。圓而召。見然。以衣服錢。

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



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刺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失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為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賣葬父母負土成墳并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

皇甫暉為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為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眾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為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



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  
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通官租里胥督租與超聞  
超歐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

詔減死賜里胥家高錢為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  
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

正中途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屍  
巡警者捕正官獄具怡然就死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  
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香夏

常食食... 世同居

具州田祚示北患受順... 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

鄭彥圭信州俞... 世同居... 張文裕六世同居

李州張巨海... 世同居... 陳儼

五世同居... 世同居... 賜明法及祭菜

巨源素習法律... 世同居... 賜其子

曰... 世同居... 賜其子

... 世同居... 賜其子

胡仲堯... 世同居... 賜其子



士南宮... 充謂闕謝恩賜白金二百兩... 充發廩... 嘉之除本州助教... 五身... 復至... 孔子...

魚平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為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燕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慶為嗣

避難泉州與馬... 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李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

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俸宗時嘗... 新史四百五十八...



四百里  
為立義明免其徭役崇子家江州司戶參事助議奉  
禮郎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言價愛上下  
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  
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天不至群犬亦皆不  
食是言獲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  
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  
免其徭役從之助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  
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競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  
州齊賢又上言競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  
二千石後競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

省晉而食可以以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  
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  
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  
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群從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  
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閭門之內肅於公府且  
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為之嘆  
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旭子崇德主家  
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為助教蘊子崇泰三之泰弟  
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英賞可並舉進士廷賞職方



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為曾祖諱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空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二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一贊以勇力仕南唐至

雒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為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贊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嘗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書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為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高殯數年延慶出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租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唐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



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粟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一  
樹連理蔚易簡宗台符為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倫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清匿墓中人瘞  
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  
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  
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  
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  
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

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  
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  
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  
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為引贊史性至孝父母皆年八  
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秦州秦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  
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  
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  
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自忽明燭下能縫衽  
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



業事母孝夜常千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石方求  
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新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  
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  
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  
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毋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  
而歸毋扶持以泣泰亦疆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  
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

縣刺殺肉食之即賜東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  
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淨園舍象號泣營葬  
賊兵鄉里象歲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祭  
殺節士於墳上日三斗每酒間者成愴不嘗食肉衣  
象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嘗百餘  
言以諭之遂歸象按遠近目為孝子

象思道江表人後父學象九以孝持國語曰  
象思道江表人後父學象九以孝持國語曰  
象思道江表人後父學象九以孝持國語曰  
象思道江表人後父學象九以孝持國語曰



入曰七日... 妻則... 種瓜... 咸平元年... 方網池... 巨毋... 年... 安... 高... 雜科... 議... 後... 之...

龐天祐江陵人... 經籍教授里中... 父疾天祐割股肉... 食之疾愈... 復病目喪... 天祐號泣祈天... 祇之父年... 八十餘... 天祐負土封墳... 結廬其側... 晝夜號不絕聲... 知府陳堯咨親往... 致奠上其事... 詔旌... 表門閭... 天祐家無儋石... 儲居委巷中... 堯咨為徒里門... 之右... 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 父加友... 端拱中... 為從弟... 志元所殺... 斌元... 弟皆... 劫隨母... 改適人... 毋嘗戒之... 曰爾等長必復父仇... 景德中... 斌兄弟... 挾刀... 伺志元於道... 刺之不殊... 即詣吏... 自陳... 用具... 微上... 請詔... 志元... 黥面... 配隸汝州... 釋斌等罪...

卷之三十五



樊景溫陝州芮城人崇恕旻碓州歸信人兄弟異居  
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禱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  
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瞻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二年進士歷度支員  
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  
南瞻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  
隨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  
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崇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  
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

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  
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  
以二代及諸族父母槨葬者盡禮祭之凡三年成六  
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遑遑然唯恐祭之  
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  
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李孝子天禧中  
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  
有母在而折莖者聞玘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候養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



其親而遠逝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盡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極則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吳帶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祥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

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苦節又創股肉以瘞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

敬業為孝尉也  
江白廬墓八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歲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有問五年卒白自郵尉罷還負土營於廬於墓側歲歲必齋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疋粟麥二十一石醪

酒十缸

裴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舉父子







王歲喪言夜哭不絕聲州郡咸以爲哀  
聞場以哀帛

杜誼字海臣在州黃歲人享是壽至孝也國  
矣嘗備焉不自容何顏色詢其  
夜不絕夕水不入口者累日卜  
來十餘日日變瘡爛流血涕  
于是破裂血流以濟之無復  
後去既葬遂老舍其家其  
日一飯不食雖履履者皆  
吳越大水山嘗有巨石之  
十數里合州山最焉

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  
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其事族父衍  
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  
嘗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  
者凡四十餘又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  
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  
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義信有大志家貧不恤有  
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  
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



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  
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  
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  
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  
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  
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  
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  
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  
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  
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

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  
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  
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  
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  
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  
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  
親廬墓終其喪定省送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  
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其



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  
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翼蔭守將作監主  
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  
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  
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為少驛旁郡取以為法富  
弼韓琦為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  
言邵州可置治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  
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

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  
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  
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  
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  
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  
婢指錢為顧直又不婿汝子將柰何囚悟泣涕覆面  
曰囚幾悟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蜀  
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  
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  
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



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為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妹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

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調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里中醜金贖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丐狂僕狂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



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擯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  
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  
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  
夏寇遣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  
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見爾旗幟旋山徐行夏  
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篤知  
涇陽縣說渭源羗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  
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  
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  
人之憂與田頌為友頌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頌

目不瞑人曰其待候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頌  
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  
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頌之妹處室舉以佐其險  
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甕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  
病醫邊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畧  
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揚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及  
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  
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  
為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



三百八十四  
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為諸朝  
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  
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  
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  
陳芳一門叶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  
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  
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  
裏號處士

郝戡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  
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戡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  
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  
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  
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  
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嘗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  
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舂土造家人  
有助之者使實土家上云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  
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為奉寧  
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素醇慕府數曰向所以示老  
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



三百七十六个  
無及矣姻燕語其妻彝氏後勸或仕曰吾不德無以  
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彝妻舅姑亦  
以孝義著戴慮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  
為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  
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  
旁白雀白鳥日集于窀穸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  
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觀漸  
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  
者良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  
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  
負土夜拊棺而卧為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  
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  
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  
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享工書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請京師  
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



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賦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  
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之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  
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  
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偁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會兵  
動燕雲子偁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  
居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偁亦隔絕  
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偁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  
年一旦聞在滬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

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惟在棗州賦  
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  
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秦  
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

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

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

繼卒于地陽舟次持鉤荷主以為墳子脫面黥親友

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金穀脫粟諸

不史四百一十六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言抱疾歸數日而卒  
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元厚字文祖  
亦以哀毀卒于舟中年嘗有海同縣人字善良與弟  
衡字平因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  
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  
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  
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揚帝者亦同  
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  
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  
與盜欲兵之帝慟哭曰吾口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  
哀我盜義我而釋之

揚慶鄞人父病嘗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  
後母病不能食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  
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二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  
紹興七年守仇念為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  
曰竊退之作廓人對以毀傷文體為害義而匹夫單  
人身當尊奔就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  
成于內情發自天機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惟其所存  
出身事主臨難必節死義豈減介之惟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六十五祭炳篤割股為餌病愈已而



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全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斡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狎示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俞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桐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為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元弟數人專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



三百一十  
家法嚴肅男文墨亭少長輯睦區祭無三厨饌不異  
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  
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  
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  
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  
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  
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三疾妹亦剔左臂  
肉作粥以進遂且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  
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采

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  
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微吏一  
日坐舞文法被知革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  
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  
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  
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囹圄徒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懇  
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為兵  
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  
坐視父纏徽纏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



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想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健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為定具棺飲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

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日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下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列傳卷第二百十五

列傳卷第二百十六

宋史四百五十七

勅修 興府儀言 柱國 魯國 軍事 前書 袁 觀 儻 領 經 筵 事 都 總 裁 晚 晚 等 奉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搏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擇

徐復

孔叵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放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



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  
宋興巖穴弓旌之招豐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  
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紳放之  
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  
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尚文宋之楚立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  
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  
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杜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  
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誦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  
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

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  
文為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為  
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  
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驥陳象興  
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  
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間里貧乏者周給之冬  
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  
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



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  
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  
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二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  
卷揚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  
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  
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  
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  
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  
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  
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

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揚慈者虞城人力  
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  
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  
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  
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負宴干入市物不評  
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  
未曙皆不出戶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給  
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入風真吾友也卒年八  
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  
祖實錄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



致仕子信日有傳藤知白善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  
北轉運使子涉爲給事中馮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  
以鑑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  
卿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  
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  
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冲泳渙子稷臣瀆  
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  
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  
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

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鑿  
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  
可以隱君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  
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往寢處  
多有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  
德三年令亳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  
術搏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  
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  
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逐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  
五年成州刺史不意世宗辭赴任世宗令齋帛五十匹



茶三十斤賜博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博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博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女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美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

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博闕下令有司增葺所上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博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畧曰臣博太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博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



箋其指搏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  
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  
心欲之搏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  
歌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為神有郭沆者  
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起歸沆未決有  
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毋暴得心痛  
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  
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  
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  
來搏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

雲臺觀閱搏畫像除其觀田聖又有許瓊者開封鄆  
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  
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  
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即命迎  
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碩問久之悉能奏對  
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  
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  
斤授永鄆城令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  
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  
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



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群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求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

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叢書十卷及詞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宏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志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



歲時存問咸平元年身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  
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詔王禹  
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二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  
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  
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  
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  
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  
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放隱居立園博通今古孝悌之  
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  
潘之奏彌彰適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

奉官周旺齋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  
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  
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  
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  
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  
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永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  
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  
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棲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  
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  
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



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  
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曰賜食學士院自  
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拜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  
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  
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  
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  
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許月不受奉詔特給之  
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  
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  
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



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

本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

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羣黎鼓

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祇

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

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戎寇諫諍雖愚者之憲竭忠

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

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

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

述國家謀廷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



之闕漏豈伊封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蠻驥戾  
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  
志俾泛駕無覆轍之害使為器免溢蕩之咎寢以過  
聽遂其夙心况臣首獻納之行不為無位預清閑之  
對不為踈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頭且  
齒於諫署庶少觀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  
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  
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選諫垣無所補  
報為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  
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

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  
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  
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  
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  
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  
弊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  
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  
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  
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  
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其博



亦有疆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  
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  
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  
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  
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  
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  
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詔驛吏規筭糧具  
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  
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  
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  
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彙悉焚之服道士衣  
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  
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  
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即為  
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伾  
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為務有狂  
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



樞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任任翰林學士因召對  
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任以適  
及揚璞田誥為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  
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  
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  
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  
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  
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衮皆  
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  
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

矣揚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  
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  
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凡數年得百餘  
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  
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  
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部即瀆  
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  
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  
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



帥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  
薦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  
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  
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  
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竒妙王  
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  
不親產業所居不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  
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曰李宗諤與  
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憇  
墨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器如此州

間化其儉德古兵宗祀汾陰直史館孫晃言其隱操請  
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  
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  
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  
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  
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  
將與爾永決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  
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  
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遊矣亟取瑩集七十編洎  
書盡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



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  
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茲晚  
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  
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腴兼  
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卹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  
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  
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為農母嘗夢引袂於月  
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  
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

絕鑿土衮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  
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  
皆所禮遇或親造詰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置賓次戒  
閹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踐皆紗帽白衣以  
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  
野為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  
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上帙願求  
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  
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叢臣實愚戇  
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



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  
之性頓變則狂豈可瞻對墀殿仰奉清燕望回過聽  
許令息守則畎畝之間未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  
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君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  
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  
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立園申卹贈之  
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  
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為士流之  
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  
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

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  
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祕書省  
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  
二稅外免其差徭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  
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  
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  
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  
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  
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



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毫回邑人列上其事  
王曾為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修天  
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叅郡學之  
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  
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  
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  
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

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轉  
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  
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  
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  
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  
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  
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  
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



出治獄拒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許勅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候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社街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

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



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動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歷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疆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

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叟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滎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調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



愛慕之見收于路輒歛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  
收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降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  
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  
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收家  
發其廩粟收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  
其貲收追盜與語責之以茅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  
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  
收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  
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以心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

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守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  
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大學四方諸生來學  
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請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  
知何群亦群日思為仁至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  
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  
群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  
舍目群為白衣御文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方舉止  
如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  
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



評說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  
曰諫官御史亦言以然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  
以為進士科始唐歷宋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  
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問其說不行乃  
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  
且上以為不情繼出大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  
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則表其仁義賜號安逸處  
士群既死趙抃等益州奏遺崇宗有益時政願詔果  
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也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